書譜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書譜
作者：孫虔禮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202》

唐孫過庭撰。竇蒙述書賦註曰：「孫過庭字虔禮，富陽人。右衛胄曹參軍。」張懷瓘書斷則云：「孫虔禮字過庭，陳留人。官至率府録事參軍。」二人俱相距不遠，而所記名字、爵里不同，殆與舊唐書稱房喬字元齡，新唐書稱房元齡字喬者，同一訛異？疑唐人多以字行，故各據所聞不能畫一也。是書篇末自題垂拱三年，蓋武后時作。書斷謂之筆意論。然世傳石刻，乃其手跡，篇中自稱名曰書譜，則作書譜爲是矣。過庭之書，頗為竇臮述書賦所詆，然自宋以來，皆推能品，不以臮言爲然。張懷瓘推奬是書，亦稱其深得旨趣，故操翰者奉爲指南。然過庭自稱，撰爲六篇，分爲兩卷，此本乃止一篇，疑全書已佚，傳流眞跡，僅存其總序之文。以前賢緒論，姑存以見一班，而仍題其全書之名耳。然微言奥義，已足見其大凡矣。

墨迹本书于垂拱三年（687），草书，纸本。纵27.2厘米，横898.24厘米。每纸16至18行不等，每行8至12字，共351行，3500余字。衍文70余字，“汉末伯英”下阙30字，“心不厌精”下阙30字。《书谱》在宋内府时尚有上、下二卷，下卷散失后，现传世只上卷。

孙氏在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，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“多涉浮华，莫不外状其形，内迷其理。”因撰《书谱》一卷，于运笔评加阐述，故唐宋间亦称为《运笔论》。《书谱》真迹，流传有绪，原藏宋内府，钤有“宣和”、“政和”。宋徽宗题签。后归孙承泽，又归安岐，后归清内府，旧藏故宫博物院，现藏台湾，俗称真迹本《书谱》。有影印本出版。《书谱》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，提出他著名的书法观：“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”，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。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相统一的。

《书谱》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，奠定了书法理论的基本框架。其中提到反对写字如同绘画“ 巧涉丹青功亏翰墨 ”，认为书法审美观念要“ 趋变适时 ”，所谓“ 质文三变，驰骛沿革，物理常然 ”，反对把书法当作秘诀，择人而授的保守态度，认为楷书和草书要融合交汇“ 草不兼真，殆于专谨；真不通草，殊非翰札。 ”

《书谱》历代均有摹刻本，真迹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。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拓《书谱》是上卷残本，摹刻精良，且首行至第二行较墨迹多17字，可补墨迹之缺。原石早佚，该拓系海内孤本。拓本有张伯英、罗敦、林志均、马叙伦、齐燕铭等跋，钤“ 石门吴乃琛尽忱珍藏 ”、“ 陈叔通 ”等印。共14页，每页8行，行10至14字不等。每页尺寸纵31㎝，横22.3㎝。

夫自古之善書者，漢魏有鍾張之絶，晉末稱二王之妙。王羲之云：「頃尋諸名書，鍾張信爲絶倫，其餘不足觀。」可謂鍾張-云沒，而羲獻繼之。又云：「吾書比之鍾張，鍾當抗行，或謂過之。張草猶當雁行。然張精熟，池水盡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謝之。」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。考其專擅，雖未果於前規；摭以兼通，故無慚於即事。評者云：「彼之四賢，古今特絶；而今不逮古，古質而今妍。」夫質以代興，妍因俗易。雖書契之作，適以記言；而淳醨一遷，質文三變，馳騖沿革，物理常然。貴能古不乖時，今不同弊，所謂「文質彬彬。然後君子。」何必易雕宮於穴處，反玉輅於椎輪者乎！又云：「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猶逸少之不及鍾張。」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，而未詳其始卒也。且元常專工於隸書，伯英尤精於草體，彼之二美，而逸少兼之。擬草則餘眞，比眞則長草，雖專工小劣，而博涉多優；總其終始，匪無乖互。謝安素善尺牘，而輕子敬之書。子敬嘗作佳書與之，謂必存録，安輒題後答之，甚以爲恨。安嘗問敬：「卿書何如右軍？」答云：「故當勝。」安云：「物論殊不爾。」子敬又答：「時人那得知！」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，自稱勝父，不亦過乎！且立身揚名，事資尊顯，勝母之里，曾參不入。以子敬之豪翰，紹右軍之筆札，雖復粗傳楷則，實恐未克箕裘。況乃假託神仙，恥崇家範，以斯成學，孰愈面墻！後羲之往都，臨行題壁。子敬密拭除之，輒書易其處，私爲不惡。羲之還，見乃嘆曰：「吾去時眞大醉也！」敬乃內慚。是知逸少之比鍾張，則專博斯別；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無或疑焉。

余志學之年，留心翰墨，昧鍾張之餘烈，挹羲獻之前規，極慮專精，時逾二紀。有乖入木之術，無間臨池之志。觀夫懸針垂露之異，奔雷墜石之奇，鴻飛獸駭之資，鸞舞蛇驚之態，絶岸頹峰之勢，臨危據槁之形；或重若崩雲，或輕如蟬翼；導之則泉註，頓之則山安；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，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；同自然之妙，有非力運之能成；

信可謂智巧兼優，心手雙暢，翰不虛動，下必有由。一畫之間，變起伏於鋒杪；一點之內，殊岫挫於毫芒。況雲積其點畫，乃成其字；曾不傍窺尺牘，俯習寸陰；引班超以爲辭，援項籍而自滿；任筆爲體，聚墨成形；心昏擬效之方，手迷揮運之理，求其妍妙，不亦謬哉！然君子立身，務修其本。揚雄謂：「詩賦小道，壯夫不爲。」況復溺思毫厘，淪精翰墨者也！夫潛神對奕，猶標坐隱之名；樂志垂綸，尚體行藏之趣。詎若功定禮樂，妙擬神仙，猶埏埴之罔窮，與工爐而並運。好異尚奇之士；玩體勢之多方；窮微測妙之夫，得推移之奧賾。著述者假其糟粕，藻鑒者挹其菁華，固義理之會歸，信賢達之兼善者矣。存精寓賞，豈徒然與？而東晉士人，互相陶淬。至於王謝之族，郗庾之倫，縱不盡其神奇，咸亦挹其風味。去之滋永，斯道愈微。方復聞疑稱疑，得末行末，古今阻絶，無所質問；設有所會，緘秘已深；遂令學者茫然，莫知領要，徒見成功之美，不悟所致之由。或乃就分布於累年，向規矩而猶遠，圖真不悟，習草將迷。假令薄能草書，粗傳隸法，則好溺偏固，自閡通規。詎知心手會歸，若同源而異派；轉用之術，猶共樹而分條者乎？加以趁變適時，行書爲要；題勒方幅，真乃居先。草不兼眞，殆於專謹；真不通草，殊非翰劄，真以點畫爲形質，使轉爲情性；草以點畫爲情性，使轉爲形質。草乖使轉，不能成字；真虧點畫，猶可記文。回互雖殊，大體相涉。故亦傍通二篆，俯貫八分，包括篇章，涵泳飛白。若毫釐不察，則胡越殊風者焉。至如鍾繇隸奇，張芝草聖，此乃專精一體，以致絶倫。伯英不真，而點畫狼藉；元常不草，使轉縱橫。自茲已降，不能兼善者，有所不逮，非專精也。雖篆隸草章，工用多變，濟成厥美，各有攸宜。篆尚婉而通，隸欲精而密，草貴流而暢，章務檢而便。然後凜之以風神，溫之以妍潤，鼓之以枯勁，和之以閑雅。故可達其情性，形其哀樂，驗燥濕之殊節，千古依然；體老壯之異時，百齡俄頃，嗟呼，不入其門，詎窺其奧者也！又一時而書，有乖有合，合則流媚，乖則雕疏，略言其由，各有其五：神怡務閑，一合也；感惠徇知，二合也；時和氣潤，三合也；紙墨相發，四合也；偶然欲書，五合也。心遽體留，一乖也；意違勢屈，二乖也；風燥日炎，三乖也；紙墨不稱，四乖也；情怠手闌，五乖也。乖合之際，優劣互差。得時不如得器，得器不如得志，若五乖同萃，思遏手蒙；五合交臻，神融筆暢。暢無不適，蒙無所從。當仁者得意忘言，罕陳其要；企學者希風敘妙，雖述猶疏。徒立其工，未敷厥旨。不揆庸昧，輒效所明；庶欲弘既往之風規，導將來之器識，除繁去濫，睹跡明心者焉。

代有筆陣圖七行，中畫執筆三手，圖貌乖舛，點畫湮訛。頃見南北流傳，疑是右軍所制。雖則未詳眞僞，尚可發啟童蒙。既常俗所存，不藉編録。至於諸家勢評，多涉浮華，莫不外狀其形，內迷其理，今之所撰，亦無取焉。若乃師宜官之高名，徒彰史牒；邯鄲淳之令範，空著縑緗。暨乎崔、杜以來，蕭、羊已往，代祀綿遠，名氏滋繁。或藉甚不渝，

人亡業顯；或憑附增價，身謝道衰。加以糜蠹不傳，搜秘將盡，偶逢緘賞，時亦罕窺，優劣紛紜，殆難覶縷。其有顯聞當代，遺跡見存，無俟抑揚，自標先後。且六文之作，肇自軒轅；八體之興，始於嬴政。其來尚矣，厥用斯弘。但今古不同，妍質懸隔，既非所習，又亦略諸。復有龍蛇雲露之流，龜鶴花英之類，乍圖真於率爾，或寫瑞於當年，巧涉丹青，工虧翰墨，異夫楷式，非所詳焉。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，文鄙理疏，意乖言拙，詳其旨趣，殊非右軍。且右軍位重才高，調清詞雅，聲塵未泯，翰牘仍存。觀夫致一書，陳一事，造次之際，稽古斯在；豈有貽謀令嗣，道葉義方，章則頓虧，一至於此！又云與張伯英同學，斯乃更彰虛誕。若指漢末伯英，時代全不相接；必有晉人同號，史傳何其寂寥！非訓非經，宜從棄擇。夫心之所達，不易盡於名言；言之所通，尚難形於紙墨。粗可彷彿其狀，綱紀其辭。冀酌希夷，取會佳境。闕而未逮，請俟將來。今撰執使轉用之由，以祛未悟。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；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；轉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；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。方復會其數法，歸於一途；編列眾工，錯綜群妙，舉前人之未及，啟後學於成規；窺其根源，析其枝派。貴使文約理贍，跡顯心通；披卷可明，下筆無滯。詭辭異說，非所詳焉。然今之所陳，務裨學者。但右軍之書，代多稱習，良可據爲宗匠，取立指歸。豈惟會古通今，亦乃情深調合。致使摹搨日廣，研習歲滋，先後著名，多從散落；歷代孤紹，非其效與？試言其由，略陳數意：止如樂毅論、黃庭經、東方朔畫贊、太史箴、蘭亭集序、告誓文，斯並代俗所傳，真行絕致者也。寫樂毅則情多佛郁；書畫贊則意涉瑰奇；黃庭經則怡懌虛無；太史箴又縱橫爭折；暨乎蘭亭興集，思逸神超，私門誡誓，情拘志慘。所謂涉樂方笑，言哀已嘆。豈惟駐想流波，將貽嘽噯之奏；馳神睢渙，方思藻繪之文。雖其目擊道存，尚或心迷議舛。莫不強名爲體，共習分區。豈知情動形言，取會風騷之意；陽舒陰慘，本乎天地之心。既失其情，理乖其實，原夫所致，安有體哉！夫運用之方，雖由己出，規模所設，信屬目前，差之一豪，失之千里，苟知其術，適可兼通。心不厭精，手不忘熟。若運用盡於精熟，規矩諳於胸襟，自然容與徘徊，意先筆後，瀟灑流落，翰逸神飛，亦猶弘羊之心，預乎無際；庖丁之目，不見全牛。嘗有好事，就吾求習，吾乃粗舉綱要，隨而授之，無不心悟手從，言忘意得，縱未窮於眾術，斷可極於所詣矣。若思通楷則，少不如老；學成規矩，老不如少。思則老而愈妙，學乃少而可勉。勉之不已，抑有三時；時然一變，極其分矣。至如初學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務追險絕，既能險絕，復歸平正。初謂未及，中則過之，後乃通會，通會之際，人書俱老。仲尼云：「五十知命」、「七十從心。」故以達夷險之情，體權變之道，亦猶謀而後動，動不失宜；時然後言，言必中理矣。是以右軍之書，末年多妙，當緣思慮通審，志氣和平，不激不厲，而風規自遠。子敬已下，莫不鼓努爲力，標置成體，豈獨工用不侔，亦乃神情懸隔者也。或有鄙其所作，或乃矜其所運。自矜者將窮性域，絕於誘進之途；自鄙者尚屈情涯，必有可通之理。嗟乎，

蓋有學而不能，未有不學而能者也。考之卽事，斷可明焉。然消息多方，性情不一，乍剛柔以合體，忽勞逸而分驅。或恬憺雍容，內涵筋骨；或折挫槎蘖，外曜鋒芒。察之者尚精，擬之者貴似。況擬不能似，察不能精，分布猶疏，形骸未撿；躍泉之態，未睹其妍，窺井之談，已聞其醜。縱欲唐突羲獻，誣罔鍾張，安能掩當年之目，杜將來之口！慕習之輩，尤宜慎諸。至有未悟淹留，偏追勁疾；不能迅速，翻效遲重。夫勁速者，超逸之機，遲留者，賞會之致。將反其速，行臻會美之方；專溺於遲，終爽絶倫之妙。能速不速，所謂淹留；因遲就遲，詎名賞會！非其心閑手敏，難以兼通者焉。假令眾妙攸歸，務存骨氣；骨既存矣，而遒潤加之。亦猶枝幹扶疏，淩霜雪而彌勁；花葉鮮茂，與雲日而相暉。如其骨力偏多，遒麗蓋少，則若枯槎架險，巨石當路，雖妍媚雲闕，而體質存焉。若遒麗居優，骨氣將劣，譬夫芳林落蕊，空照灼而無依；蘭沼漂萍，徒青翠而奚托。是知偏工易就，盡善難求。雖學宗一家，而變成多體，莫不隨其性欲，便以爲姿：質直者則徑侹不遒；剛佷者又倔強無潤；矜斂者弊於拘束；脫易者失於規矩；溫柔者傷於軟緩，躁勇者過於剽迫；狐疑者溺於滯澀；遲重者終於蹇鈍；輕瑣者淬於俗吏。斯皆獨行之士，偏玩所乖。

易曰：「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況書之爲妙，近取諸身。假令運用未周，尚虧工於秘奧；而波瀾之際，已浚發於靈臺。必能傍通點畫之情，博究始終之理，鎔鑄蟲篆，陶均草隸。體五材之並用，儀形不極；象八音之疊起，感會無方。至若數畫並施，其形各異；眾點齊列，爲體互乖。一點成一字之規，一字乃終篇之準。違而不犯，和而不同；留不常遲，遣不恒疾；帶燥方潤，將濃遂枯；泯規矩於方圓，遁鉤繩之曲直；乍顯乍晦，若行若藏；窮變態於毫端，合情調於紙上；無間心手，忘懷楷則；自可背羲獻而無失，違鍾張而尚工。譬夫絳樹青琴，殊姿共艷；隋珠和璧，異質同妍。何必刻鶴圖龍，竟慚真體；得魚獲兔，猶悋筌蹄。聞夫家有南威之容，乃可論於淑媛；有龍泉之利，然後議於斷割。語過其分，實累樞機。吾嘗盡思作書，謂爲甚合，時稱識者，輒以引示：其中巧麗，曾不留目；或有誤失，翻被嗟賞。既昧所見，尤喻所聞；或以年職自高，輕致陵誚。余乃假之以湘縹，題之以古目：則賢者改觀，愚夫繼聲，競賞豪末之奇，罕議鋒端之失；猶惠侯之好僞，似葉公之懼眞。是知伯子之息流波，蓋有由矣。夫蔡邕不謬賞，孫陽不妄顧者，以其玄鑒精通，故不滯於耳目也。向使奇音在爨，庸聽驚其妙響；逸足伏櫪，凡識知其絶群，則伯喈不足稱，伯樂未可尚也。至若老姥遇題扇，初怨而後請；門生獲書幾，父削而子懊；知與不知也。夫士屈於不知己，而申於知己；彼不知也，曷足怪乎！故莊子曰：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」老子云：「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；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。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！」

自漢魏已來，論書者多矣，妍蚩雜糅，條目糾紛：或重述舊章，了不殊於既往；或苟興新說，竟無益於將來；徒使繁者彌繁，闕者仍闕。今撰爲六篇，分成兩卷，第其工用，名曰書譜，庶使一家後進，奉以規模；四海知音，或存觀省；緘秘之旨，余無取焉。

垂拱三年寫記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